冊府元龜

三百九十六之七

百十九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五三四五 號
一二六 函
一 架
三〇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三四五 號
三〇〇 冊
三六五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19)
函號 365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勇敢第三

唐張瑾初仕隋世歷職顯貴煬帝被圍于鴈門也瑾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悦賜物二千段拜右翊衛大將軍

丙留安性驍武善戰隋末以挍尉從通守張須陀討

捕山賊以膽氣知名
秦叔寶初爲隋將來護兒帳内及盜起從通守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陀所部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十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兵若出營内即虛以千人襲營可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叔寶與士信皆曰願行于是須陀委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草莽旣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趍昇其樓拔幟各殺數人營中亂叔寶斬關以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張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後降高祖高祖令事秦府拜馬軍摠管從擊王世充每爲先鋒拒竇建德于武牢也叔寶以精騎十數陷其陣焉太宗每大陣望賊中驍將鋭士炫躍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輙命叔寶往取馬叔寶應命躍馬負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嘗多疾出血每血出數升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鎗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何能不病者乎

段志玄隋大業末隨父在太原因蒙太宗引接義兵起志玄名募得千餘人授軍頭從屯霍邑隋將宋老生率萬餘人拒戰志玄從太宗擊殺二千餘人老生大敗又從劉文靜捍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步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往攻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所中恐而不言又將兩騎更入賊陣入而後出者再三顯和軍振擊遂破之前後以軍功累遷左光祿大夫封武安郡公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志玄踴其身奮二人俱墮馬于是奪其馬使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王世充平轉右二護軍

王君廓爲右領軍高祖謂侍臣曰吾聞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出陣徐勣遏之君廓發奮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

闞稜武德中爲越州都督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死數人前無當者

梁禮爲上郡太守行軍副總管拒梁師都頻有戰功稱爲勇敢

尉遲敬德初爲秦府統軍從獵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悍領騎直入以趣

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横刺雄信中之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圍從擊竇建德于栅渚太宗與之挑戰乃先伏李勣程節泰叔寶等諸軍太宗持弓矢令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建德營中大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敬德爲殿引賊以入伏中於是李勣等縱兵奮擊大破其後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于建德軍中乘隋主所御駿馬鎧甲鮮華出于軍前太宗眄之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曰請往取之因與高甑生梁建方兩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頸持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

程知節少驍習善用馬矟爲泰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

李君羡武安人也少以勇氣聞太宗在籓引爲左右從破宋金剛于介休單騎先入無敢當其鋒者又從破竇建德於汜水加授泰王府右三統軍劉黒闥反于洺州從征之所至未嘗不先登陷陣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絶倫爲光祿大夫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强弱乃與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

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將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拔箭以其所乗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牛進達初爲秦王府左一軍馬總管從擊王世充率騎直攻其軍殺十萬人流矢貫目勇氣彌厲戰罷方令拔箭又吐谷渾反以進達爲鄯善行軍副總管爲前鋒深入歷海島經犁山窮于河源爰至雪山建于黑党項摧鋒接戰身先士卒俘馘甚衆

薛萬徹爲統軍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萬徹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率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浴血勇冠三軍

蘇定方爲正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乗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之擊梁師都也以

萬均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弟萬徹橫出擊其驍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萬均後爲屯衛大將軍侯君集之擊高昌也以萬均爲副進逼交河城君集名麴智盛諭以利害城中堅守萬均怒麾軍疾進智盛懼而遂降

阿史那社爾爲右軍大將軍檢校北門左屯營太宗征高麗駐蹕之陣領屯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奮不顧命所向無前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

楊弘禮隋尚書令越公素弟之子也太宗以弘禮有文武才擢爲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太宗征遼弘禮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王文度爲征遼副總管至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唯西門有攻取之勢亞將程名振督軍夜襲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遂拔其城

馬文舉爲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

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仁騎
四千逆擊之及與賊遇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
指其身言于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勍冦安能識徤
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斃衆
心始安

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時太宗征遼李勣攻白巖
城烏骨城遣兵萬餘爲之聲援何力以勁騎八百邀
而合戰何力挺身陷陣被槊中腰爲賊所害尚輦奉
御薛萬單馬而進殺數騎拔何力于羣賊中與之俱
出力氣益奮束瘡而戰騎士齊奮賊乃退何力逐之
轉闘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也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行
及大軍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眞
率兵一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擊
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易其服色著白衣握
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披靡大軍乘之賊乃大
潰高宗顯慶中爲右領軍郎將與梁建方契苾何力
于遼東共高麗大將温沙門戰于横山仁貴匹馬先
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殺十
餘人仁貴單馬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

便生擒之

黑齒嘗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吐蕃入寇從河西道大總管李敬玄拒之總管劉審禮没于陣敬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嘗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砍賊營吐蕃大將跋地設軍宵遁

薛訥仁貴子也爲朔方軍大總管沉訥寡言臨大敵而益壯

王忠嗣爲左威衛將軍專治河西兵馬會吐蕃大下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策馬而前後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既出復合殺數百人賊衆亂遂三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王難德爲騎將天寶元年吐蕃大寇河源難德爲軍鋒贊普有子曰瑯支都恃其趫悍乘諸眞兵馬寶鈿鞍軍前來較鬬者難德揚鋒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士以聞玄宗名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瑯支都狀上大壯之衣以錦袍令引過視都人拜左金吾衛郎將後安祿山薦一騎將曰此人不減隴右難德其有聲如此難德至德元年爲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兼典平軍等使嘗有裨將靳元曜當合戰墜馬呼難德難德俯馬馳救之賊

射難德中眉瞼穿拔下障目難德乃拔去箭并皮掣棄勇冠其軍繇是衆多附之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大破突厥之衆而三姓因悉發衆與車薄勢合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爲河西節度王忠嗣使翰別將討吐蕃兵後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鎗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繇是知名翰常逐馬驚墜于河立于水中吐蕃三人擬鎗方刺之翰大叫賊驚駭俱廢失鎗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出陣翰使鎗追賊及以鎗搭其肩而過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斬其首率以爲當

李嗣業初爲中郎將玄宗天寶七年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管軍事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于娑勒城據山因水塹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行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

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亂上山山頭拋礧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于絶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大潰塡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後安祿山反嗣業自安西赴難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前香積之戰賊將安思忠李歸仁悉以前軍來逼我師殆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讐央戰取勝三軍之士無孑遺矣言訖乃杖長刀立于陣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殺數十人陣容方駐繇是前軍之士皆執長刀如墻而進所向摧靡陜西之陣王師小𨚫嗣業旁南山領番兵數百橫截擊之應手奔潰安慶緒北奔因收河雒竝復與九節度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師老其將各圖其全人無鬬志嗣業獨被堅衝突親當矢石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于帳下忽聞城下金皷聲作聞之知戰因大呶瘡中血出數升流注于地遂卒至今稱爲驍將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鬬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雒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大淸等軍

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掎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名諸將訊之曰賊黨河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勍敵廼急名廷玉謂之曰兒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兩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騎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于河壖廷玉擒賊將徐黃而還繇是賊解中潭之圍信宿走去

白孝德安西胡人驍悍有膽力肅宗乾元中事李光弼為裨偏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乃名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乎曰獨往則可捷加人則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于軍前候入而繼進

及請大軍皷譟以假氣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予致辭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猪狗乎孝德發聲虓然執矛突前城上皷譟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還走堤上孝德逐之遂斬首提之而歸賊徒大震

李重倩淮西李忠臣之裨將代宗大曆七年忠臣討李靈耀頓兵于汴州西時田承嗣使姪悅率師來援屯于州之北數里與靈耀軍合忠臣遣重倩輕騎候夜斬賊營重倩素以勇敢稱旣聞命持鎗上馬突入賊營斬賊數十人而還賊不之覺忠臣軍威因是增氣

李正己初爲淄青裨將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廻紇方強暴恣横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共角逐衆軍聚觀約

日後者拔之既逐而先正已擒其領而披之頗廻紇
暴液俱下衆軍呼笑虜大慙係是不敢暴
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德宗建中四年朱泚
頻驅逆黨圍逼奉天瑊勤力拒討之嘗爲流矢所中
竟不自言忍瘡痛格戰不已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與元初朱滔圍貝州武俊與
澤潞節度李抱眞合軍于貝丘抱眞爲方陣武俊用
奇兵朱滔空營合戰武俊不釋甲而馳之滔望風奔
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
勝筭

馬燧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河陽等城使
時汴州大將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李忠臣合
軍討之靈曜選銳兵八千號爲饑狼軍燧獨引軍擊
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
高固少隨渾瑊從戎于朔方德宗幸奉天固嘗在瑊
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
連破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以功封渤海
郡王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茂
昭使長男克讓渡水刀溝南與賊合戰屢捷茂昭親

披介冑當賊前鋒者數次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
廷赦承宗詔班師

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元和九年討淮西吳元濟營
于時曲賊境晨壓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
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圍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
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光顏故矢集其身如蝟毛
焉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鋒乃叱退之于
是人爭踴躍賊遂大潰

史奉敬爲朔方軍裨將矛矢在手前無彊敵任朔及
使近二百人每以自隨臨陣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

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元和中西戎犯邊奉敬
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卒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
界叔良與之二千五百人奉敬旣以衆行十餘日人
莫知者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他道深入突出蕃
衆之後戎人驚潰奉敬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計
奉敬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擒奔
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驫帶矛矢在手前無彊
敵

劉沔爲忠武軍節度李光顏帳中親將光顏討吳元
濟用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洞曲其部下乘騾

即戰號騾子都最爲勁悍官軍嘗警備之滬虎勇善射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陣俘馘而還又云滬爲忠武軍小校討淮西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死者數百

石雄爲徐州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文宗時王智興討李同捷雄先驅渡河前無堅戰

梁寇彥卿唐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三軍排陣使常躬擐甲冑乘其所賜烏馬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王也昭宗還京師賜爲迎鑾毅勇功臣

李思安本宋人也祖父皆隷職于宣武軍之鞞戎鎮思安幼拳捷有膂力所爲不常未弱冠長六尺趫趫然有拔行伍取富貴意唐乾符廣明間盜火友起思安棄州里投盜中太祖始鎭夷門自巢軍諸隊間烏逝歸我初以爲騎士思安善用槊每從上征伐嘗飛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有恃猛悍炫執者太祖多命取之必鷹揚飈馳擒馘於萬甲之際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中繇是疊委戎事累授劇郡

王景仁爲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伐壽州俄而朱僅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嘗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自殿軍

氏叔宗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暉多歷年所叔
宗身當矢石奮不顧命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
武右職以總腹心從太祖以汴宋亳之師入西華破
王夏寨勇冠軍鋒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壯節頗見親暱
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於危蹙之間
顯有奇畧光啟中晉軍圍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
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
將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葛從周爲邢州留後時幽州劉仁恭率衆寇魏州督
其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
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
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
都將薛突厥
王重師爲穎州刺史唐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
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
師方苦金瘡卧其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
悉取軍中氊罽投水中擲于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鋭
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所傷身

被八九鎗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日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始愈

劉知俊爲軍校披甲上馬輪劒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隷之尋爲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

張歸霸初爲宣武軍劇職唐光啓三年夏與秦宗賢戰于萬勝翼日秦宗權遣將張郅來寇列寨於赤堈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爲飛戈所中即拔馬却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丘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賞以金帛其所獲馬賜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内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鋭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千匹尋奏授左散騎常侍

張歸厚爲太祖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唐光啓三年春與秦賢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晊以數萬衆屯于赤堈歸厚嘗與晊單騎鬬于陣晊不能支而奔師徒乗此大捷太祖大悦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賜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豐蕭之間歸厚來往徐壘

如行坦途甚爲諸將嘆服龍紀初奏遷撿挍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遥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瞋目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

霍存爲曹州刺史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

王檀初爲汴小將汴將楊彦洪破巢將尚讓李謙于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蔡賊張存敢乘亂據雒陽檀興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檀初爲汴小將從擊秦賢于鄭州西北河灘之上于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

徐懷玉爲鄜坊節度使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王彦章以驍勇見稱累歷刺史不知書行師將兵無法術能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每入陣使二鐵鎗一横馬鞍一秉在手酣戰揮擊敵人避之

謝彦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敎陣整旅

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踰其迅速也故當時
騎士爲用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少以雄勇自負初授
宣義軍小將屬蔡冦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
與之鬪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
千餘級獲輜畜甚衆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堈酸棗
門封禪寺拮河北存節皆豫其行與諸將于濮州南
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奬遇
後唐周德威小字楊五從武皇爲内衙軍副唐光化
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
勇知名衆謂之夜乂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楊
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乗駿馬朱甲以自異武
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乂欲取爾求郡宜善用備之
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
日如陣上見陳夜乂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
僞退陳章徒馬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墮其馬生獲
以獻繇是知名天祐九年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
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崗初廷珪
謂左右曰今日擒周楊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
持鎗窮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

奮擊犨墮其馬生獲廷珪黨大敗斬獲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䟫果絶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

李嗣忠從武皇爲左廂馬軍都將救應河府與梁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矟中其口㪷戰未觧及退莊宗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門都步將遼州刺史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

李存孝驍勇冠絶常將騎爲先鋒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絶大國今張相國巳圍太原葛司空巳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候爾肉餧軍可令肥者出鬬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厲部衆舞矟先登一戰敗之獲馬

千匹生擒李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存孝初爲太祖紀綱給事帳中後鎮邢州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櫜弓坐矟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撾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

李存審事太祖爲五院都知兵馬使常從討赫連鐸存審冒刃死戰血流盈袖太祖手自封瘡旦夕臨問後爲蕃漢副總管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魏州銀鎗軍敗賊于山下是日周德威不利師還撓賊鋒四集存審與其子彥饒彥圖冒刃血戰俄陷賊陣與帝軍合攻破汴軍

李建及爲衛軍校天祐七年栢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勍選精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衄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于部下選士二百挺鎗大噪刺汴軍却之于橋下胡柳之役前軍還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撗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郎引銀鎗効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還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梁

將賀瓌寇德勝南城圍塹旣周又以艨艟戰艦斷我
津渡百道攻城萬旅齊進負芻運石塡塞池塹我營
將士氏延賞于城中多蓄芻草每賊乗城束藴灌膏
燔焰騰天賊焦爛于下不可勝紀莊宗馳騎而往于
陣北岸津河不通延賞告矢石將盡上積錢帛于軍
門募能破賊船者如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
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破呪兵刃悉試之卒無
成功城中危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
莊宗憂彤于色建及擐甲而進曰賊帥傾巢敗死與
兹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爲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
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
十艘選効節卒三百人持斧披鎧鼓櫂而行中流擊
之賊樓船三層蒙以牛皮懸板爲楯如埤堄之制我
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艨艟間斬其
竹破賊懸楯以稍刺之于上流取甕百以木夾口竹
笮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于上灌脂沃膏火發
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乗烟鼓譟賊斷維而下沉
溺者殆半我軍緣是得渡莊宗曰周瑜得黄蓋而挫
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史敬思爲元府都督從入關破黄巢定三輔平陳蔡

衛嘗爲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太祖上原之難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厭然而起登驛樓控絃射賊矢不虛發汴人橫死樓下既而遇雨翼太祖登尉氏門敬思逃墜擁門故陷賊太祖還營流涕久之

史建瑭爲前鋒時梁太祖攻蓨縣建瑭以三百騎雜芻牧者突賊營梁人燒營而遁

李嗣昭爲昭義節度汴將李思安將兵攻潞州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毀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初試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我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每與之接戰莫不氣勢凌制每鬬不能自解將士皆釋兵而觀軍中稱賞梁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縣西南河曲間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人大譟而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得兒等奮命决戰俄而李存審外救至方解魯奇持鎗攜劒專衛莊宗手殺百餘人是役烏得兒被擒魯奇所傷盈膚

李嗣肱爲裨將時梁太祖新昬棗彊共將賀德倫急

修攻蓚縣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蓚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二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旣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闞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大擾旣瞑殿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蓚縣之圍

安敬思少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嘗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

安金全爲振武軍節度使時梁孽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之爲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金全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秉莊宗在鄴來襲幷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承業曰老吏退居抱疾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若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軍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金全披甲上馬召率子弟及退門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繇是退却

白奉進初爲裨將時梁人圍李嗣昭于潞潞人苦之

俄而莊宗嗣位率親兵赴之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諸將繼之莊宗覩而壯焉

西方鄴事莊宗爲奉義指揮使每從征討咸以身先

元行欽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於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横身解鬬翼衛之莊宗營于得勝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至奮劒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冠諸將寵

郭延魯天成中汴將朱守殷叛命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攻壘先登尋平守殷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

晉潘環初事梁累遷右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唐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豫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令典禁軍

張廷蘊初仕唐武皇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仁攻蒯丘下邢魏皆從之後戰莘縣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瘡瘢盈於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黄甲軍嘗在左右

史建瑭武略出人善騎射事唐莊宗出軍攻伐多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勲歷澶洛相三州刺史

安友謙爲供奉官晉天福五年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會李金全據州叛因命全節引兵討之友謙登鋒獨戰奮不顧身所當之者無不敗潰

白延遇歷典禁軍累遷至撿挍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立告晉祖願以身先及陣于宗城延遇帥其統屬犯之斬級數百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繇是推伏晉祖聞之旣命中將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撿挍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挍

相里金初爲唐莊宗親衛小挍後與梁師戰于栢鄉及胡柳陂襲德勝口攻廣邉軍擒元行欽闘幽州及慈丘翊所至登鋒奮武軍罕出其右

萇從簡陳州人也初事唐莊宗爲小挍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簡應募莊宗愛其武勇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對陣登高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楊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

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人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皷譟莊宗壯之而賜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瞋目謂日何不深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顔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

張方進少而無賴初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勇不顧命嘗與梁師對陣持鋭首短刀躍馬獨進務逞其志殺而不獲及兵刄毀弱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往返彌縫皆斷無敵當者莊宗明宗素憐其雄武咸復奬其戰功故累典大郡

王清爲奉國軍都虞候時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衆繼其後會有内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

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三年虜長率衆屯邢戰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使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鬭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日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

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黄之中以馬輟我義也安
可使陷于寇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
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
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
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
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
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
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鎗得還
時諸軍嘆曰此三人者真猛將也遇累官至撿校大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石公霸以天福九年契丹入寇少帝親征公霸爲先
鋒指揮使遇賊數萬騎于城之北爲賊所圍高行周
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息于林下忽聞賊至駭愕督
軍而進繞數千騎衆寡不較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
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既而行周等爲賊圍之
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
親兵援之獲免
漢張鵬晉開運中爲前鋒監押時契丹逼澶州鵬奮
身擊虜虜被創而還其後累爲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

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周王殷後唐天成中爲陵武都指揮使張令昭據鄴叛朝廷命將討之殷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邢州刺史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會慕容彥超請收城殷與劉詞皆率先登梯衝力戰殷矢洞于首久之出鏃于口以是漢祖嘉之

劉詞晉天福中從杜重威敗安鐵胡于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卒以功加撿校司徒泌州刺史

孫行友爲義武軍節度留後性豪邁有膽氣在郡屢挫胡寇累上章言契丹離合臣願得勁兵三千乘襄平定幽州太祖雖未允請行壯其雄健故以義武軍留後授之

史彥超爲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爲前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萊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八

懷撫

傳載招攜之訓書紀柔遠之説斯懷撫之謂矣其奉辭爲將受命致討總戎作鎮守邊圉而能推以恩信布之仁惠招輯流散收恤孤弱綏懷新附撫柔異類俾鄰邦敵境愛之如椒蘭外夷殊俗歸之如父母

用能固守疆埸謐清障塞成勞徠安定之績致和平富庶之美詩日民之攸暨又日懷我好音自非誠心內著德聲外暢亦何以致其感悅哉

漢段會宗再爲西域都護會宗旣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諸城郭甚親附(謂城郭諸國)

後漢鄧禹爲前將軍建武初光武分麾下精兵二萬人使鄧禹西入關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乗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振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

祭彤爲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物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欵塞彤爲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鄧訓章帝時爲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恐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興以幽冀并州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官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校尉張紆

謗誅燒當種羌迷吾等錄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氷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冨彊每與羌戎戰常以少致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擁衛稽故(稽故謂稽留事故稽故字一作諸故)故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禁伐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州

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千以為義從

竇憲為車騎將軍和帝永元元年出雞鹿塞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乘亂汜諷所到輙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

及單于於四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欵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居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渠海閒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致奏還其侍弟明年單于復遣車諧儲王等欵居延塞欲入朝見請願大使竇憲上遣大將軍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單于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陳禪左轉玄菟候城陣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遼東太守胡憚其威靈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降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物而去

种暠爲尚書會匈奴寇幷涼二州桓帝以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羌虜先時有王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

劉虞爲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扶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後前中山相張純等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復以虞爲幽州牧

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烏桓峭王等以朝恩寛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純等走出塞餘皆降散

魏蘇則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戸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懐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日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

毋丘興爲武威太守内撫吏民外懐羌胡卒使柔附及羣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

牽招爲使持節赴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誘布德恩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懐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皆令款塞

吳孫歆爲鎮北將軍爲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

陸遜爲大將軍太帝嘉禾五年北征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益不得關其所生獲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隣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欲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已往不得擊其老弱繇是江淮間多歸附之

魯肅代周瑜鎮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討關羽于南郡蒙入據城盡得關羽之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太帝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輙厚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使還私相參譯咸知家問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荆州遂定

晉羊祜鎮荆州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呑併

之心毎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謀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毎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所得者皆封還之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張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歴世未附二十餘國并遣使朝貢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

王渾爲安東將軍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無不悅附

周浚爲折衝將軍揚州刺史移鎮秣稜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

劉琨爲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至來掩襲常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性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剋期與猗盧討劉聰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振皆病死徒屬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率盧衆三萬人牛馬羊十萬悉衆歸琨琨繇是復振率衆百騎自平城撫納之

祖逖爲奮威將軍討樊雅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數百人歸于逖後鎮永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感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

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授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隷皆恩禮遇之繇是黄河巳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以間前後尅獲亦繇此也

荀羡監青州諸軍事領兗州刺史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羡撫納降附甚得衆心

魏浚爲武威太守以亂不之官及雒陽陷屯于雒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諭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巳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巳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

詹應爲南平太守都督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竝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并謀背叛詹名蠻酋破銅劵與盟繇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又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亡者歸之

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桓宣爲平北將軍鎭襄陽宣久在襄陽綏撫僑寓甚有稱績又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平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委宣鎭之以其淮南郡曲立義成都宣招懷初附

桓伊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鎭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鎭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

褚裒爲豫州司馬督司馬軍事太傅叅軍王玄代裒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裒常優遇之玄爲政既急裒知其不能容奴因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戒一宜深愼之玄納裒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及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

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往撫之衆心乃定

郗恢爲梁秦雍司荊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鎭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瑯琊武王伷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

宋柳元景爲建威將軍北伐斬魏將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魏兵之面縛者多河内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接請命無所今并爲魏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恤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也耳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

檀道濟爲冠軍將軍武帝北征道濟爲前鋒至雒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獘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曰道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梁孫謙宋明帝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

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聯勑募千人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祿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

徐文盛武帝大同末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奪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張興世爲游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免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緒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悅

陳沈恪宣帝時都督廣衡交越城定新合羅愛德宜利安石雙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鎮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裴忌以大建五年爲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後魏寇讚初爲後秦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陽滎陽河內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繇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爲鎮遠將軍河內鎮將撫導新邦甚有威惠

刁雍爲鎮東將軍與叔孫建攻青州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士人盡下送租供軍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勅追令隨機立効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

東平王漢太武時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

陸俟爲都督雍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軍源休屠各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爲假節鎭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数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

趙逸爲寧朔將軍赤城鎭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

叔孫建爲平原鎭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稱

陸眞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鎭將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眞爲長安鎭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服威信眞到撫慰之皆怡然安靜

尉撥爲晉昌鎭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後爲台城鎭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都徙收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于民

王斤爲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諸餘衆不安遣斤鎭虎成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醜甚收聲稱

李洪之獻文時爲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鎭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

之遷并尚書外都大官

李崇為鎮西大將軍孝文時巴夷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荆州刺史鎮上雒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孝文從之乃輕發數十騎逕到上洛宣詔綏慰當郎帖然尋勅邊戍掠得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之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奚雲為鎮西大將軍時初平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

杜纂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廂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

李輔為鎮遠將軍穎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衆和任城王澄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槃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道懷符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撫之將楊卜為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附者賞違命者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欵順

盧淵爲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沈陵殺將佐勒宿預之衆逃叛陵在邊歷年結搆旣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緣是衆稍安

崔敬邕爲龍驤將軍晉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奚人感附

韓均爲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諸軍事均親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谷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刦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悚先是河內未賓民多去就均撫懷之民咸受優復

皮喜爲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深恩布惠民夷大悅酋帥强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

傅豎眼宣武時爲建威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齊民歸之者千戶又詔假節行南兖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又爲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數民入境者移送還本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

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宣武甚嘉之

李韶爲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

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既定壽春進位大司馬獲南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問進曰果等契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畢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

王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緝殊得其心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爲尚書右僕射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武帝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

爾朱天光孝莊時爲鎮東將軍初元顥入雒天光與天穆會爾朱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

北齊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與陳隣接潛輯諧内外甚得邊俗之和又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平蕭之後建後主天統永平中徵稅煩雜高文海執正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從其所往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匹揚州管内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并送至官廐繇是百姓搔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政故得寧靜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顯祖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稅術率諸軍渡淮繼之租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來二十餘州

斛律羨爲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年都督突厥來寇州羨禦之望見軍威不敢戰來款附慮其有詐且喻

之日爾輩此行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誠
貰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後主天統初突
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絶
羨有力焉

後周韋旭後魏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
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竝即歸附

李賢初爲西魏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
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文帝大統十二年隨獨孤信
征凉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

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
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
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設酒殽
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大慙
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
不復爲仇讐矣時論稱之比於羊叔子

赫連達初從賀拔岳西征爲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
所害達馳詣太祖太祖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
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多者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
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
受制于賊今若値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

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

尉遲逈旣平蜀爲都督益等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刺拜及黜陟逈乃明賞罰布德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焉

侯莫陳穎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竇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輙畧邊人爲奴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斬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逼脅爲亂今撫慰之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名其渠帥以隱匿者附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附北土以安

楊敷孝閔帝時爲使持節蒙州諸軍事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撫慰諸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酋帥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

司馬裔自孝閔踐祚爲驃騎大將軍後爲御正中大夫及大軍東討與少卿楊摽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

武帝天和初隋上庸公陸勝討信州反蠻令賢等齊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率服

齊王憲討北齊任城王孝衍於信都憲至信都登張耳冢以望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僞出戰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之腹心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衍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衍孝衍自陳國難辭淚俱發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

韋世康自武帝平齊授司馬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附

楊雄爲通維防主雄處疆埸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維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

楊忠爲大將軍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隋虞慶則初仕後周爲弁州總管長史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御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等咸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

餘戶

高熲為左軍大將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民和

韋冲開皇初為開府時發南汾胡千餘州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高祖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繇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禮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并赴長城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後為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冲既至南寧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為江州總管進圖嶺南既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帝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光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

長孫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口晟安置之繇是突厥悅

附後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内横離其王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染於部下分頭撫慰帝許之果盡來附

慕容三藏以功授大將軍又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

周法尚爲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作亂詔法尚討之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其黨有來降附輙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唐韋仁壽初爲嶲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内附朝廷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簡較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嶲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懽悅

許紹爲陜州刺史行軍總管紹與王世充蕭銑疆境隣接紹之士卒爲賊輙殺之紹執得敵人皆資給放去諸賊感媿自是以後不復侵掠合境獲安

張士貴高祖起義初遣經略河南士貴勒兵遇桑顯

和擊破之召所俘虜三千餘人慰喻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爲河南刺史吐谷渾及黨項入寇士良擊破之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戶後簡較晉州事及在河南既兵亂之後戶口去散到官之始城邑蕭條裁數百家士良撫納夷夏大弘恩信數載之後復業者三千餘家時黨項羌依阻山谷頻爲寇盜士良戰捷之後諸羌畏懼相率內屬卒不爲患
劉感爲廣州總管武德六年崗州刺史馮士翽以新會反感討降之復其位
李靖爲兵部尚書討蕭銑降之仍渡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皆遣子弟來謁自餘州縣莫不服從量其誠效授以官爵凡所招慰戶數十萬優詔勞勉授靖嶺道安撫大使簡較桂州總管靖以南方去朝廷遙遠喪亂以來不見恩德若不遵以禮樂兼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請自存撫耆老問其疾苦遠近悅服又突厥種落離叛朝廷進取以靖爲代州行軍總管撫納降附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落望風逃散繇是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歸款進封代國公

張儉貞觀初爲朔州刺史突厥頡利敗後恩給部落飢寒離散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便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勝州都督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詔起儉爲使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應時而至便移就代州卽令簡較代州都督恩給部落竟無離叛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就貯備蕃人喜悅銳意營田長城之北有同中壤繇是邊備實焉

李素立爲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落相率内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督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熟別部尤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牛以饋素立唯收其酒一杯餘悉還之建立廨舍開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

蘇定以高宗顯慶二年爲伊麗道行軍總管破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列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苦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擄掠者悉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

裴行儉以麟德二年爲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

薛仁貴總章元年爲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鎭高麗仁貴恤孤老儉約盜賊有幹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人衆莫不欣然慕化

薛訥爲幽州都督睿宗太極元年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鎭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李晟德宗時鎭涇原嘗曰河隴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將帥貪暴種落攜二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浪息曩别座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因榮羨息曩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瓊州都督府以綏撫

韋臯爲劒南節度使貞元四年四月東蠻鬼王驃旁等自陷嶲州臣於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臯招誘之始棄吐蕃内附來朝特封爲和義順政等郡王且衣以冠帶仍給兩林勿鄧等部落功而遣之又

皋以雲南蠻衆一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於是遣使通雲南蠻以離吐蕃之助其王異牟尋因遣使願受正朔於是朝廷命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册異牟尋爲南詔王自是遂修朝貢而吐蕃不寇蜀邊

馬總憲宗時爲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日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盪

李遜爲濠州刺史先是濠之都將楊騰刻削士卒州兵三千人咨謀殺騰騰覺走揚州而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

鄭權爲德棣滄景節度使朝廷用兵討淄青李師道權奏於安德平原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

李夷簡爲西川節度使時有巂州刺史王顒以貪虐爲蠻戎所怒相率攻之巂州遂亂夷簡發使曉諭戎人畏伏

盧簡求凡歷四鎮皆接邊郵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素㕔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

弟然爲盜不息簡求撫之以德接以恩信所執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聽命

崔從爲鄜坊丹延節度使鄜畤內接畿甸外連羌落從鎮撫甚得其制黨項有以羊馬來致之從皆撫慰還之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齎書諭南詔蠻時郭崇韜欲聲教達於南荒募蜀川冒使南詔者有秦州副使徐藹諳雲南苴羊城途路且云中和二年僖宗在蜀令嗣王龜年使雲南藹李父虔爲副使藹爲判官時不到苴羊城只達於善闡回時約爲甥舅許出降安化公主雲南使來迎公主次驛報收長安黃巢東走乃託以佗歲

霍彥威初仕梁爲邠州節度使鳳翔李茂貞攻圍半年竟不能下或得俘掠悉放之歸秦人懷之遂無侵擾

王處直爲定州節度使處直爲人精簡好求吏理雖地處一隅介於大國招懷撫納甚得人和

樂彥稠明宗時授邠州節度使詔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並遣復鄉里

張希崇鎮靈武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貢迴鶻可汗仁美遣使獻故可汗仁裕遺留貢物鞍馬器械仁美又獻美玉圓玉鞦轡碙砂羚羊角波斯寶緤玉帶蓋希崇招懷邊鎮內附故

也

張敬詢爲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曷剌鉢千餘萬帳以捍北邊

晉馮暉爲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而數年之間侵盜屛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而暉彊暴之名聞於遐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張宴席酒殽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拓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在城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養馬所產易爲交市暉朞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

漢薛懷德爲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入山逃避臣已散差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向訓知延州太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不敢侵犯

王景爲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月七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忌等三砦相次又收下毘迷黃花下湛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戶竝已招攜

冊府元龜　懷撫　　卷之三百九十七

安撫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